

微短劇平台出海的意義

張頤武

微短劇作為新大眾文藝的典型業態，憑藉「短平快」的傳播優勢、貼近大眾的內容表達，獨特的豎屏美學形態，在海外市場掀起傳播熱潮，而在這一切成績的背後，平台出海的作用尤為關鍵。不同於傳統影視內容個別作品出海的模式，中國微短劇出海走出了一條以APP為載體、平台為核心的特色路徑，將帶有中國基因、適配全球審美的平台推向世界，既實現了自身的國際化突破，更帶動了微短劇內容的規模化出海，彰顯了新大眾文藝的時代活力，也成為中國文化出海的重要新方面。

微短劇平台以APP方式出海，並非簡單的產品複製，而是基於全球市場需求、結合中國微短劇產業成熟經驗的系統性布局，其出海現狀呈現出規模化、多元化、在地化的鮮明態勢。近年來，隨着中國微短劇產業的快速發展，一批專注於微短劇出海的APP紛紛崛起，憑藉成熟的運營模式、豐富的內容儲備，成功登陸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移動應用市場，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出海規模。ReelShort是當前微短劇出海的領軍平台，其下載量一度位居美國娛樂類應用榜首，甚至超過Netflix、HBO等傳統流媒體平台，一些劇集影響力遠超諸多海外熱門劇集。Dramabox則與ReelShort形成「雙雄爭霸」的格局，還有不少平台都在出海過程中取得顯著的成績。據相關數據顯示，二〇二五年上半年中國微短劇應用在海外的累計下載量已突破五點二億次，這些出海APP並非單一業態布局，而是構建了集內容分發、創作扶

持、用戶互動於一體的完整生態，涵蓋多種題材，每集時長控制在六十到九十秒、全集五十到九十集的輕量化形態，完美適配海外用戶碎片化的娛樂場景，無論是通勤間隙、休息時間，海外用戶只需點開APP，就能快速沉浸於緊湊的劇情之中，這也成為微短劇APP能夠快速吸引海外用戶的重要原因。獨立出海APP，擺脫了傳統文化出海對海外第三方渠道的依賴，能夠直接觸達西方社會的普通民眾和全球南方國家的廣大受眾，無需經過複雜的傳播鏈路，讓中國微短劇以最接地氣的方式走進不同圈層的海外受眾生活。

從出海區域來看，中國微短劇APP呈現出「重點突破、全面覆蓋」的布局策略，先以東南亞、北美為核心市場，逐步向歐洲、拉美等地區拓展。在東南亞市場，由於地緣相近、文化親緣性較強，微短劇APP快速扎根。在北美市場，儘管面臨歐美當地流媒體平台的激烈競爭，但一些來自中國的平台憑藉差異化的內容表達和精準的用戶定位，成功打開市場，吸引了大量年輕用戶付費觀看，打破了西方普通受眾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壁壘。彭博社、《金融時報》等都曾專門報道中國微短劇企業在美國成立創作基地、推出適配當地市場內容的實踐，彰顯了中國微短劇平台出海的實力。這些出海APP不僅是內容分發的載體，其核心競爭力在於將中國基因與全球審美相結合，既保留了中國文化中重視情感表達、傳遞正向價值的核心特質，又充分考慮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背景、審美偏好，對

內容進行在地化適配，實現了「中國內核、全球表達」的傳播效果。正是這種「平台直達受眾」的模式，讓平台能夠真正觸達西方普通民眾和全球南方的廣大受眾，無論是美國的年輕上班族、東南亞的學生群體，還是拉美的家庭主婦，都能通過這些APP接觸到中國微短劇，打破了以往文化出海「曲高和寡」的局限，實現了文化傳播的更廣泛覆蓋。

微短劇平台APP出海的實踐，不僅推動了微短劇內容的規模化出海，更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發展特徵，這些特徵既彰顯了平台自身的吸引力與韌性，也折射出新大眾文藝國際化發展的內在規律。中國微短劇出海選擇以獨立APP為載體，擺脫了對外部平台的依賴，能夠自主掌控內容分發、用戶運營、商業變現等全流程，這種獨立性讓平台能夠更好地堅守自身的文化定位，同時根據海外用戶的反饋快速調整內容策略與運營模式。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出海APP並非單純的內容播放平台，而是構建了完整的生態體系，涵蓋內容創作、分發、互動、變現等多個環節，不僅為海外用戶提供豐富的微短劇內容，還為當地創作者提供創作扶持，鼓勵海外素人參與微短劇創作，實現了「全民共創」的新大眾文藝理念，這種生態化布局讓平台具有更強的黏性與生命力，也讓文化出海從「作品出海」升級為「生態出海」。這種由平台帶來的「生態出海」其實是過去很少看到的。

而平台運營的靈活性與韌性，能夠快速適應全球市場的複雜變化。



▲航拍浙江東陽橫店影視城清明上河園景區。中新社

全球不同市場的文化環境、用戶偏好、政策法規存在顯著差異，這對微短劇平台的出海運營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中國微短劇出海APP憑藉靈活的運營策略，能夠快速適應不同市場的需求，展現出強大的韌性。在內容供給上，平台依託國內成熟的微短劇生產體系，能夠快速產出大量優質內容，同時根據海外用戶的觀看數據、反饋意見，及時調整內容題材與創作方向。這種精準的內容適配能力，讓平台能夠快速抓住用戶需求，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技術應用上，平台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構建精準的用戶畫像，實現內容的個性化分發，讓不同偏好的用戶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內容，同時利用AI技術輔助內容創作，進一步降低製作成本、提升創作效率。這種靈活性與韌性，讓中國微短劇平台在全球市場中站穩腳跟，也彰顯了新大眾文藝在數

字化時代的強大生命力。同時，微短劇平台出海的長遠發展，離不開穩定的商業變現模式，中國微短劇出海APP構建了以付費觀看、廣告投放、IP衍生為主的多元化商業變現體系，實現了「內容傳播」與「商業回報」的雙贏。這讓微短劇平台出海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

微短劇平台以APP方式出海，帶動內容規模化傳播，不僅取得了顯著的傳播成效與商業成就，更成為新大眾文藝發展的重要成果，為中國文化出海注入了新的活力。微短劇平台出海的實踐，也為文化傳播的國際化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平台作為創作走向公眾的路徑，有着關鍵的作用，平台讓作品有了廣闊的展現空間，有了觸達更多受眾的機會。當前，中國微短劇平台出海仍處於快速發展階段，它所展現的意義和啟示作用不容輕忽。

熟悉的地方



人生在線
王麗

都說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這話我信過。

小時候住在縣城，一條巷子走到底，閉着眼能數出每一塊鬆動的地磚。巷口是劉家雜貨鋪，木板門上用粉筆寫着醬油醋的價錢。往裏走，右手邊是公用水龍頭，整天滴滴答答，冬天結

冰，夏天生青苔。再往裏是我家，院牆上的爬山虎長了二十年，把半面牆遮得嚴嚴實實。

那條巷子我走了十三年。那時候不覺得它有什麼好，甚至有點煩——煩它太窄，兩個人並排走就得側身；煩它太吵，誰家吵架罵孩子都能聽見；煩它太長，每天上學要走十分鐘。

後來去外地讀書，再後來留在省城工作，一年回不了幾趟家。巷子還是那條巷子，窄的依舊窄，吵的依舊吵。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再走進去，心裏卻不一樣了。

前年秋天回去，走到巷口，劉家雜貨鋪還在。劉家老太太坐在門口的破藤椅上曬太陽，眯着眼睛看我，愣了幾秒，忽然笑了：「這不是老王家的閨女嗎？回來啦？」

我說回來了。她把我從上到下看了一遍：「瘦了。你媽前幾天還念叨你。」我站在那兒，鼻子忽然酸了一下。

往裏走，路過水龍頭。早就不在那兒了，家家通了自來水，那地方填平了，種了一棵石榴樹，掛着幾個紅彤彤的果子。樹下蹲着個老頭兒，我不認識。他抬頭看我一眼，沒說話，又低頭抽他的煙。

再往裏，爬山虎還在，比小時候更密了。母親在院子裏擇菜，聽見門響，抬起頭：「回來了？鍋裏給你留着飯。」

那一刻我站在院子裏，看着那面牆，心裏湧上一股說不清的東西。

想起小時候，有一回放學回來下大雨，我沒帶傘，一路跑回家，渾身濕透了。母親就是站在這面牆下等我，手裏拿着一條乾毛巾。

想起長大後每次回來，她幾乎都坐在那裏擇菜。頭髮白了一些，動作慢了一些，可那個姿勢從來沒變——彎着腰，低着頭，手指利落地掐掉黃葉。我從來沒有認真看過這個姿勢，可那天站在院子裏，隔着幾步遠，我看着看着，眼睛就濕

了。

巷子裏還有別的風景。劉家老太太那把破藤椅，藤條斷了幾根，用塑料繩綁着。我跟她說換把新的吧，她擺擺手：「這椅子跟了我三十年，我老頭兒在的時候買的。他一坐就坐那一邊，把那邊坐塌了，我用繩子綁綁，還能坐。」她說這話時，手摸着扶手，像摸着一個老熟人的手。

水龍頭那兒新種的石榴樹，是王大爺從鄉下移來的。每年秋天掛一樹的果子，紅彤彤的，也沒人摘。有一回我問他怎麼不摘，他說：「種着看的，看着就高興。」後來王大爺走了，樹還在，每年還是紅彤彤一樹的果子。

今年春天回去，巷子裏有戶人家在辦喪事。母親說，是老張家，張叔走了，八十三了。

張叔就是那個每天早晨在巷口打太極拳的老頭兒，瘦瘦的，背挺得筆直。我小時候他教我寫過毛筆字，總說我握筆的姿勢不對，握着我的手一筆一畫地教。他的手很暖，有股淡淡的煙草味兒。

那天下午路過他家門口，往裏看了一眼。院子裏空盪盪的，他那把紫砂壺還放在窗台上，落了一層灰。他坐了幾十年的那張藤椅，也還在那兒，空着。我站在門口，忽然想起他教我寫字的那個下午，想起他說：「慢慢寫，不着急。」

那一刻我明白，熟悉的地方不是沒有風景。是風景太密了，密密地扎在你心裏，扎得久了，你就忘了看。等到有一天，一個人沒了，一把椅子空了，你才突然看見——原來它們一直都在，陪着你的日子，陪着你長大，陪着你離開，又陪着你回來。

如今我也到了開始失去的年紀。巷子裏那些熟悉的面孔，一年比一年少。可那條巷子還是那條巷子。每次回去，走到巷口，我總會慢下來，看看劉家老太太的藤椅上還有沒有人，看看石榴樹又發了新芽，看看那面爬山虎的牆，綠得發亮。

巷子盡頭那棵老槐樹，春天又開了花。母親在院子裏喊我吃飯，韭菜餛飩的味道飄出來。我站在樹下，往巷子深處看了一眼。什麼都在，什麼都沒變。

也許變的不是風景，是看風景的那雙眼睛。從前是用眼睛看，現在是用心看。

懷念老旦名票「楊媽媽」



HK人與事
葉中敏

香港振興京劇票房負責人、著名老旦票友楊邱素琴女士，於本月六日在沙田中大醫院病逝，終年九十歲，友人聞訊均表哀悼，慨嘆本港票界又少了一位「頂樑柱」，內地一些京劇名角也對失去一位老朋友表示悼惜。

在友人口中的「楊媽媽」，可以說是一位「傳奇票友」，在七十歲以前，不僅會唱一句京劇，就是連聽也不願意聽，已故京劇名票丁存坤與其稔熟，常說「阿娘（寧波話）我唱一段空城計你聽聽」，楊太卻說「難聽死了」不要聽，麻將牌桌的吸引力更大。但是，其夫楊昌義卻不折不扣是一位戲迷，年輕時在上海看過梅蘭芳金少山，來港後雖忙於生意，對京劇仍念念不忘，偶爾看到中央電視台11台播映京劇就高興不已，後因年事漸高而不願活動。這時的楊媽媽千方百計要讓老伴重新站起來，想到「上海幫」友人有一家「振興京劇票房」，每周日聚會吃飯唱戲，於是就想到以學唱京劇為「餌」，要丈夫陪同參加，果然一聽到夫人學唱戲，本來成天躺着的楊先生就一下子站了起來，每星期日與高采烈地陪楊太到票房去了。

就是如此，已年逾七十的楊媽媽，「臨老學吹打」，在西皮二黃分不清、尖字團字弄不明的情況下唱起京劇來了，她本人是個「大嗓門」，青衣花旦不沾邊，於是學老生，但唱腔繁重記不來，改學花臉又嫌什麼「頭腔鼻腔共鳴」太麻煩，無意之中聽到當時天津青年京劇團年輕老旦藍文雲的一段「釣金龜」唱腔：「叫張義我的兒聽娘訓教」，覺得十分痛快好聽，唱老太太也適合自己的年齡和身份，於是不再猶豫，選定了老旦行當，請琴師上門吊嗓子，日日「叫張義」，其後還認了藍文雲為乾女，名副其實地當上了當年全國「第一老旦」的親傳弟子，一度還曾把乾女兒接到香港家中教戲，但京劇老旦奮動高亢的唱腔又豈是「半途出家」的票友可以輕易掌握？不止一回，「藍子」教得幾乎要「崩潰」嘆氣道：「連旁邊的楊伯伯都會了，怎麼你還不會！」

當然，一貫個性堅毅好強的楊老太又豈會服軟認輸？為了不忘詞，她把「釣金龜」、「遇皇后」等唱詞每天抄寫一遍，十天一百天三百天的抄了個幾百遍；手機打開就是唱段，每周三次琴師上門，吊完三大段才吃早餐，朋友笑說，京劇票友多是「夜貓子」，晚上才唱，早上八時吊嗓子的，楊太怕是第一個。

就是如此這般，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年月復年月堅持不懈的努力下，楊太成了近年京港滬津京劇舞台上演出最活躍、最頻繁的一位香港票友，而且演的不僅僅是一齣折子，而是完整的一齣戲，如「遇皇后打龍袍」全齣，「釣金龜」也在準備連演「行路訓子、哭靈」，而且合演的都是名角，如天津的花臉康萬生、王嘉慶，上海的名丑蕭開年及青年花臉高明博，拉琴的更是全國名琴師陳平一。



▲楊邱素琴演出《遇皇后》老旦劇照。作者供圖

其中，如前年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初，楊太聯同香港振興京劇票房同人王壽鵬、秦毅、馬靜等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她大軸《遇皇后打龍袍》，司機小姐介紹說這是來自香港的八十八歲老旦票友，全場已報以熱烈掌聲，一個半小時的演出，楊太的皇后大段唱腔唸白神完氣足，老腔老調，韻味醇厚，完全看不出已是一位近九旬高齡的老人，演畢謝幕時掌聲如雷，散戲後更有觀眾拉着楊太的車門問：「你真是八十八歲嗎？」

在演出票戲的同時，楊太還對內地京劇界特別是青年演員給予了不少支持幫助，鼓勵他們要好好把京劇事業繼承發展下去。前年在上海逸夫舞台演出前綵排期間，上海戲校一些配演的青年學生在後台打打鬧鬧玩耍，楊老太就有點動氣地對這些年輕人說：「我今年八十八了，還在認真練習，你們今天有這麼好的學習條件，不認真排戲，吊兒郎當的，太不像話了。」一幫小青年看見老太太發話，立即收斂不敢再鬧，第二天上台都加倍努力認真演出，楊老太也高興滿意了。

楊太處事的嚴謹認真和不怕困難的個性，除了出於對京劇藝術的尊重和熱愛，還與她早年的歷練有關。上世紀五十年代來港初期，她當過工廠女工，為了節省一毛錢多走兩條街坐巴士分段；與丈夫開廠打拚初期，隻身赴外國接訂單，在特拉維夫機場乘車先要被黑布蒙上眼睛，她都勇敢應對。管理廠務期間，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是等閒事，星期六、日及假期也不休息，生活上節約每一分錢，就是後來家境豐裕也堅持不浪費的習慣，並以此教育子孫後代，但對幫助有需要的人往往第一個伸出援手，絕不吝嗇。

京劇票友曾經是京劇事業中一股重要的支撐力量，昔日「四大名旦」、「四大鬚生」無不與票界有密切往還。香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曾票房林立，南下「上海幫」、「紗廠幫」以至銀行金融等業界，也都設有自己的京劇票房供同業同好交流聚會，內地京劇團來港演出也要「拜碼頭」，名角到票房拜會請益，「老團」們則買票請客，但時至今日，時移世易、老輩凋零，京劇票房已快成「歷史文物」了。楊邱素琴女士在十多廿年來為香港「振興京劇票房」、為傳承票房文化和推動京劇事業發展，出錢出力，組台演出，扶掖後輩，推廣宣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京劇票界和專業內行都不會忘記她的名字。

冰凌花綻北國春



市井萬象

隨着氣溫回升，中國最北省份黑龍江省的冰凌花漸次綻放。這抹金黃色的「雪中精靈」，為北國之春平添幾分靈動。

新華社

